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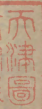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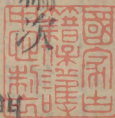


91428

北史演義卷十四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十四卷

內釁成肅宗遇毒

外難至靈后沉河

說這徐鄭二姦獻計太后。太后忙問何計。儼曰。陛下欲免大禍。除非暗行酖毒。害了主上。以公主為太子。扶立為帝。那時權在陛下。內可杜羣臣之口。外可止爾朱之兵。待人心已安然後別選宗室。以正大位。不

北史演義

卷十四

一

唯免禍。而且多福。陛下以為何如。太后不語。既而曰。帝既不復顧母。吾亦焉能顧子。淫亂婦人不顧其夫并不惜其子往往如

是

二人見太后已久。密密退出。說武泰元年二月。帝

御顯陽後殿。盧妃侍寢。帝飲酒甚美。睡至夜半。口渴

呼湯飲湯。後胸忽煩悶。覺有異。問宮人曰。頃所飲何

酒。宮人曰。是太后送來。進帝飲者。命勿洩。故不敢言。

帝知中毒。惋恨良久。後不能語。至五更而崩。初則以子為重

雖死不顧繼以貪淫之故殺子亦不顧吾不知胡后前日之心肝何在。在位十三年。一

十九歲。盧妃大哭曰。太后自殺其子。明日必歸罪于

我遂自縊。宮人飛報太后。太后佯爲哀痛。明日升殿。諭廷臣曰。昨夜帝飲酒過多。五更崩于顯陽後殿。羣臣相顧失色。高陽王出班哭奏曰。帝年少。初無疾病。何由遽爾。冥駕宮中。定有姦人作逆。乞查侍寢何人。尚食何人。以究帝崩之由。庶大逆可除。太后曰。昨夜盧昶侍寢。已懼罪自縊。無從究問矣。說得乾淨高陽王默然。羣臣皆疑帝之暴崩。必出徐鄭之謀。惟有飲恨而已。誰敢出聲。旋於潘妃宮中。抱出假太子。立爲新君。百官先行朝賀。然後發喪。文武莫敢違者。越三日大

北史演義

卷十四

后見人心已安。復下詔曰。潘妃所生。實是公主。因天子新崩。假言太子。以安物望。今有已故臨洮王寶暉之子元劍。高祖皇帝嫡孫。宜承寶祚。於是卽日迎入。登位于太極殿。是爲幼帝。年始三歲。太后欲久專國政。貪其幼而立之。大赦天下。百官文武加二級。宿衛加三級。詔到并州。爾朱榮大驚。謂天穆曰。主上年少。無疾遽崩。內中必有弒逆情弊。且帝年十九。天下猶稱爲幼。主今奉未能言語的小兒。以臨御天下。天下其誰服之。埋明詞達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誅姦佞。更

立長君何如。天穆曰：弟能若此，伊霍復見于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悔內咸稱醜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爲祠，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何異掩目捕雀，塞耳童鍾。今羣盜沸騰，鄰敵窺伺，而欲以未言之見，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普天之恥。謝率土之怨，然後更

北史演義

卷十四

三

擇宗親以承寶祚。發表後，下令諸將以賀拔勝將前軍，賀拔岳副之。爾朱天光將左軍，司馬子如將右軍。爾朱兆爲副元帥，竇泰爲帳前都督，賀拔允爲叅謀，斛律金爲護軍。爾朱重遠押後，自至中軍，統精兵五萬。擇日起行，命先鋒六渾引兵先進。六渾兵過因龍岡，忽報京中。爾朱世隆至，歡接見世隆，謂曰：吾奉太后命來見天寶將軍，且暫停軍馬，俟吾見過天寶，再議進止。歡許諾。世隆來見爾朱榮，榮問何以至此。世隆曰：太后見兄表章大懼，召弟入宮，諄諄慰問。命弟

到來勸兄勿動干戈。若肯安守邊隅，重封高爵，永享富貴。弟只得受命而來。榮曰：此皆太后備說。吾豈肯受其籠絡？你亦不必進京了。世隆道：弟不復命，太后必疑，反令多為之備，非計之得也。不若弟去復命，以好言慰之，令彼不疑。兄乘其懈，便可直達京師。榮曰：你既要回，吾尚有一事相托。前日元天穆勸我廢黜幼主，別立宗人。有長樂王子攸，其父武宣王有勲社稷，可冊立為帝。你道其人若何？世隆曰：若說此人相貌不凡，果有人君之度，立之最宜。榮曰：此人果可汝

北史演義

卷十四

四

到京中將吾推戴之意暗暗通知長樂。

太后使世隆勸止榮兵榮

即便世隆通信長樂是世隆之來適成榮之便耳

吾兵到河內，即來奉迎。你

亦早為脫身之計，勿悞我事。世隆領命臨行，謂榮曰：請弟計之行。日已到京師，然後發兵。榮許之。於是世隆星夜至京，復命于太后曰：臣榮聞命已止兵矣。願太后勿憂。太后大喜，賜金帛勞之。世隆拜退，密探子攸在府，便來進謁。子攸接進屏禮畢，便問卿往北邊能止晉陽之兵否？世隆請屏左右，私語王曰：臣兄為先帝復讐，大兵必到。但其私誠欲奉大王為帝，以至

社稷令臣先來啟知王曰吾無德不可以爲君也世隆再三勸進王乃應允先是侍中元順一夕夢見黑雲一團從西北角直冲東南日月俱破星象皆暗俄而雲散有日出于西南光甚明有人言曰此長樂日也忽見鸞旗黃蓋皆是天子儀仗去迎長樂王爲帝駕從閭闔門而入升太極殿百官呼萬歲身在中書省步行廊下見大槐樹一株脫去衣冠坐于樹下而覺忙中敘一夢兆似屬開筆却正與後事呼應明日遇濟陰王元暉業將夢一一告之憂其不祥暉業曰長樂是彭城子莫非

北史演義

卷十四

此人爲帝乎然彭城有功德于天下若其子爲帝亦積善之報兄何以爲不祥也順曰黑雲氣之惡者北方之色必有北敵來亂京師日者君象月者后象衆星者百官之象今皆破暗必有弑害二宮殘殺百僚之事可惜長樂爲帝年亦不久日出西南已屬未時至酉時而沒只有三箇時辰多則三年亦必有變吾坐槐樹之下槐字木傍鬼身并又解去冠冕能無死乎大約死後乃得三公贈也說罷慘然後來其言皆應再說太后得世隆圖報心無疑慮寵任徐鄭如故

忽有宮人啟奏盧妃在日有宮娥慧娘年甚幼能知
未來事。前日假生太子報知于帝者。卽是此女。帝怒
其妄幽之永巷。今言太后大禍臨頭。若寬其禁。彼能
解救。太后遂召之。慧娘至太后前。全無畏懼。太后問
曰。前潘妃生女。你從何知其非男。慧娘曰。妾得仙授。
宮中事。何一不知。太后欲行廢黜。徐鄭峻成弑逆。瞞
得眾人瞞不得我。慧娘數語如置太后于
孽鏡臺。令他躲閃不得。但恐孽從
內起。禍自外來。六宮粉黛盡爲刀下之魂。八百軍州
都入他人之手。太后聽了。大怒道。無知潑賤。敢以妖

北史演義

卷十四

言嚇人。吩咐拿下。斬首。慧娘笑道。只怕你要殺我不
能人。要殺你反易。說罷。化爲白鳥。冲天飛去。衣裳首
飾盡卸。階下要知妖由人興。太后禍期已近。故有此
怪誕之事。國之將亡必有妖
孽。慧娘共妖孽乎。太后呆了半嚮。兩旁宮
女驚得魂膽俱消。忽有黃門表章呈進。稱奏爾朱之
兵已過太行山。直闖爾朱世隆。昨夜全家逃去。太后
知事急。忙召王公大臣俱入北宮商議。諸王皆恨太
后淫逆。莫肯設策。獨徐紇大言曰。爾朱榮稱兵向闕。
文武宿衛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于

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願陛下勿以爲憂。小人不知

大言太后信之。遂命黃門侍郎李神軌爲大都督。領

兵五萬至河北拒之。別將鄭季明、鄭先護領兵屯守

河橋。武衛將軍費穆、屯兵小平津。却說榮自離了并

州。大軍浩浩蕩蕩。一路進發。沿路州郡皆具斗酒相

犒。無一敢拒。過了上黨。六渾迎着會兵。一處星夜前

來。真是兵不留行。勢如破竹。將近河內。忽有探子報

來。河陽城內朝廷差大將李神軌領兵把守。螳臂當車立見

其敗爾朱榮傳令扎住人馬。對諸將道。誰爲我去擒

北史演義

卷十四

此賊來賀。拔勝應聲而出。請以五百騎往擒之。榮大

喜。卽命勝往。是時神軌屯兵河內。日日懼榮兵之來。

手下將士全無關心。一聞破胡兵到。知其驍勇難敵。

慌忙引兵渡河。退據內城。榮聞之大笑曰。此等人何

足污我刀刃。忽報世隆到來。榮備問京中情事。世隆

一一告訴。言其必敗。榮遂遣魏軍王信。改換衣服潛

入洛陽。迎長樂王子侑。及彭城王元紹。霸成公子正

弟兄三人同來河內。長樂謀于彭城曰。爾朱兵到。玉

石俱焚。吾等生死未卜。不如權且從之。但當速去。遲

則恐有間阻。遂乘五更時候。改易服色。同了王信。悄悄逃出京城。不由正路。從高渚渡河。榮聞王來。率領將士。皆至河邊。迎接諸將及眾軍。皆呼萬歲。榮遂結帳。爲行宮。奉王卽位于河陽。是爲敬宗皇帝。榮與眾將。皆帳前朝賀。帝遂下詔。封兄元紹爲無土王。弟子正爲始平王。以爾朱榮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尙書令。封太原王。其餘將士。並皆進爵。有差。帝素有賢名。遠近聞知。爲帝人心悅服。鄭先護謂李明曰。新君已立。太后終亡。吾儕爲誰守此。不如先行投

北史演義

卷十四

順。以免同逆之誅。二人遂迎拜馬首。請帝入城。神軌聞北中不守。率眾遁還。費穆與榮有舊。亦乘車來降。榮見之大喜。不令見帝。留爲帳中心腹。徐紇知大勢已去。矯詔夜開殿門。取了驍驍廐御馬十匹。東奔兗州。鄭儼不別太后。亦逃還鄉里。小人平日大言不慚。至此只辦一走可矣。太后初聞長樂兄弟三人逃去。已疑宗室諸王有變。後聞長樂卽位。鄭先護等投降。大驚。忽報李神軌回。太后召入問之。乃知費穆亦降。益懼。忙召鄭儼。徐紇。欲與商議。回報二人已逃。太后謂神軌曰。諸事皆二

人爲之。今反棄我而去。何昧良乃爾。好淫者之神軌亦默然而退。其後連召大臣無一至。不悟何。好偷漢者往往

者。又聞新君有命。文武百官着往河橋迎接。衆皆遵

旨。尚寶卿來索玉璽。鑿衣備整備法駕。太后見時勢

大變。乃入後殿。召孝明帝妃嬪。自胡后以下共三百

餘人。盡出家瑤光寺。痛哭出宮。送幼主歸舊府。太后

亦自入寺爲尼。尚望佛力保庇耶。恐佛亦不能救矣。未幾榮遣將軍朱

端以一千鐵騎來執太后。幼主端入京。問留守官曰。

太后幼主何在。留守曰。太后避往瑤光寺。幼主送還

舊邸。端到寺入見太后。太后大驚。問曰。卿係何人。端

曰。太原王將士奉旨來迎太后。太后曰。卿且退。吾當

自往。端不許。軍士皆拔刃相向。太后失色。只得上馬

起行。可憐身不。端又執了幼主。齋至河橋。見榮。榮命

入帳相見。太后見榮多所陳說。榮曰。無多言。喝令左

右執至河邊。併幼主共沉之河。并幼主沉之。可憐一

代國母如此結果。正應術士之言。尊無二上。不得善

終。後人有詩弔之曰。

昔日捐軀全爲子。一朝殺子又何爲。

北史漢義 卷十四 九

昔日捐軀全爲子 一朝殺子又何爲

黃河不盡東流恨。

高后泉臺應笑之。

榮既沉太后。費穆密說榮曰。大王士馬不出十萬。長驅向洛。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服。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先行誅殺。更樹親黨。恐大王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費穆既不能忠君爲國。又創此謀。小人無所不至。信然。榮心然之。忽報慕容紹宗自晉陽來見榮。喜曰。紹宗來。吾又添一助矣。因謂之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翦。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不可。太后荒

北史演義

卷十四

十

淫失道。嬖倖弄權。淆亂四海。大王興義兵。以清朝廷。此桓文之業。伊霍之舉。天下無不悅服。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良計也。若從紹宗之言。

榮亦何至及身受禍。費穆不唯移禍于朝臣。并移禍于天寶也。那知天寶性本殘忍。

聞費穆言。頓起殺心。紹宗雖極口止之。榮終不聽。乃請帝徧河西。至陶渚。別設行宮。居之。無上始平二王。隨侍。榮密令心腹驍將郭羅利。叱列利鬼。持刀立于帝側。詐爲防衛。俟外變一起。卽殺無上。始平。斯時百官皆至。求見新君。榮悉引之行宮西北。河陰之野。曰。

帝欲在此祭天。百官宜下馬以待。衆皆下馬。榮乃引胡騎四面圍之。責衆官曰。昔日肅宗年幼。太后臨朝。全賴汝等匡輔。任劉騰之弄權。縱元義之害政。及至徐鄭用事。濁亂宮廷。四方兵起。九重被弑。曾無一人以身殉國。報君父之讐。伸大義于天下。職爲公卿。實皆貪污無恥之徒。今天子賢聖。不用汝等匡弼也。

說

亦是正論。然一槩殺之。未免殘忍。太甚矣。

言訖。以手一揮。胡騎四面縱兵。

百官之頭如砍瓜切菜。自丞相高陽王以下。朝臣共二千餘人。盡皆殺死。可只見愁雲慘澹。怨氣重重。肝

北史演義

卷十四

十一

腦塗裂。皆錦衣玉食之儔。血肉飛揚。盡鳳子龍孫之屬。衣冠之禍。莫此爲烈。但未識帝在行宮。能保性命否。且聽下回細剖。

太后聽徐鄭之言。殺其親子而不顧。真是天理滅絕。其及於難也宜矣。爾朱榮性本兇殘。聽費穆之言。盡戮諸王百官。至二千餘人之多。其惡甚於董卓。然若輩既無濟變之才。又無忠蓋之節。庸庸碌碌。苟合取容。以圖富貴。殺之亦是快事。爲之慨然。

北史演義卷十五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十五卷

一 改逆謀重扶魏主 言賈餘勇大破葛榮

話說河陰之役。百官皆遭殺戮。後有朝士續到者五百餘人。聞之魂飛魄散。皆驚慌欲避。竟路逃生。無如四面鐵騎。奉了天寶之命。重重疊疊圍住。不放。真如鳥投羅內。魚入網中。命在頃刻。只見前有一將高叫

北史演義 卷十五

道新君即位。全是太原王大功。今王在上。還不下拜。

眾官聽了。人人拜伏在地。不死而拜人人所願唯恐拜亦死耳又高叫

道魏家氣數已盡。太原王合為人主。汝五百人中。有

能為禪文者。免死。若不能盡殺無遺。眾臣莫敢出聲。

榮大怒曰。豎子欺我乎。言未了。只見一人起身告曰。

某為大王作禪文。榮問你是何官。對曰。臣乃治書御

史。趙元則也。榮令送入營中。吩咐道。好為之。又使人

高唱元氏滅。朱氏興。六軍齊呼萬歲。聲振山谷。志驕氣盈

竟是一團痴態。榮大喜。便遣數十親卒。拔刀直向行。宜其終于無成。

宮殺帝左右時帝居帳中正懷憂慮忽聞喊聲漸近與無上始平二王走出帳外看視郭羅刹見兵衆已到忙將天子抱入營帳無上王未及轉身叱烈殺鬼手起一刀頭已落地始平忙欲退避亦被叱烈殺死殺二王尤無理帝見兩兄被殺看來自已性命亦不能保暗暗流涕榮遂遷帝于河橋置之幕下率諸將還營趙元則禪文已成榮見之大喜乃解放文武五百餘人未幾帝使人諭旨于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吾家社稷垂及一百餘年不幸胡后失德先帝升遐四方

北史演義

卷十五

二

吾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相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及時正號若推而不居思欲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我當流避裔土何帝之有榮得詔大喜時高歡在旁勸其乘此稱帝榮遍問諸將諸將多同歡言獨司馬子如以爲不可賀拔岳亦諫曰大王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此二人可謂鐵中錐榮疑未決乃自鑄金爲象凡四鑄不成叅軍劉靈助善卜筮

斷事多中榮素信之令卜為帝靈助卜曰不吉大王
雖有福德今未可也若強為之上逆天心下失民望
殃禍連延便得為帝恐亦不久榮曰吾既不可立天
穆何如靈助曰天穆亦無此福德臣夜觀天象惟長
樂王有天命耳奉之為主必獲厚福榮不答入帳獨
坐覺精神恍惚情緒昏迷不自支持良久忽悟魏不該絕
故天寶有深自愧悔曰過悞過悞惟當以死報朝廷
此一悟耳

耳出為諸將言之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

岳請殺歡

者非必以謝天下亦心忌其才耳

竇泰候淵曰歡雖愚疎言不思難

北史漢義 卷十五

三

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勇殺之恐失將士心榮曰是吾
過也歡本無罪遂不問時交四鼓榮命迎帝還營身
率諸將下馬步行帝在河橋正憂憤無措忽有人報
太原王前來迎帝心下大驚未測何意只見諸將已
集帳前燈火齊明賀拔岳牽過御騎請帝上乘帝問
我去何為岳曰帝勿憂太原王已自悔過矣未數步
榮叩首馬前伏地請罪帝命扶起共入大營帝坐諸
將皆下拜榮亦下拜自陳過悞願以死謝觀此令人益恨黃穆
次日奉駕入京登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

原王將士普加五級在京朝臣文加二級武加三級
百姓免租役三年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惟
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于闕下可見寬
死者多洛中士民

草草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
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率皆逃竄十分不存一二直
衛空虛官守曠廢榮妻北鄉公主南安王元貞女景
穆帝女孫義陽王元畧之姑謂榮曰欲謁南安家廟
見義陽一面榮曰王已遇害矣公主恚曰何為殺之
其妻尙志
何況他人榮曰時勢不得不爾死者豈獨義陽一人

批史演義

卷十五

四

今將請于帝追贈以榮之乃上書云大兵交際諸王
朝貴橫死者衆臣今分軀不足塞咎乞追贈亡者微
申私責請追贈無上王爲無上皇帝其子韶襲封彭
城王自餘死于河陰者諸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
品贈刺史七品以下贈郡鎮無後者聽繼卽授封爵
又遣使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是朝廷稍出人心稍
安先是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旣多不敢入洛城卽欲
向北爲遷都之計榮狐疑未決武衛將軍沈禮固諫
乃止後榮復欲北遷帝不能違尚書元諶爭之榮怒

曰何關休事而固執乃爾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謹
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
謀。謀。國。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
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幸有元謀數言足為魏家生色榮大怒欲
抵謀罪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謀顏色自若
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嘆曰
臣昨愚暗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之盛熟思元尚書
言深不可奪也由是遷都之議遂罷未幾榮奏并州
刺史元天穆立功邊隅封上黨王入朝輔政爾朱世
北史演義

卷十五

五

隆爲侍甲尚書爾朱兆爲驃騎將軍汾州刺史天光
爲肆州刺史仲遠爲徐州刺史使子弟各據一方其
餘將士賀拔弟兄劉貴司馬子如竇泰侯淵侯景尉
景段榮庫狄干孫騰蔡雋等二百餘人或居內職或
授外任皆有祿位高歡封同觀伯緣山東盜起命卽
領兵往討歡謝恩而去。此時歡在山東其後朝事故皆不預是日諸將
到大原王府拜謝榮設宴款待又報朝廷旨到榮迎
接開讀乃封其長子菩提爲世子次子義羅爲涿郡
王三子文殊爲平昌郡公四子文暢爲昌樂郡公榮

大喜送天使去了。重複入席歡飲。忽思四子皆貴。只有長女娟娟。雖曾爲肅宗嬪。終身未了。知帝尚無正宮。不若納之爲后。以貴之。

封其子又思貴其女小人之欲無厭

因諭意

諸將。劉貴司馬子如起對曰。大王若有此意。臣等敢奏。主上成此良姻。榮喜諾明日。二人啟奏。帝曰。陛下坤位尚虛。立后宜急。今有太原王榮長女。才貌兼全。德容素著。可以上配至尊。帝以肅宗嬪御。有礙于理。猶豫不決。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晉文公在秦。懷羸入侍。事有反經合義者。陛下獨何疑焉。帝遂從之。擇日

北史演義

卷十五

六

迎立爲后。榮心大悅。一日見帝于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

自己心上亦打不過

誓言無復貳心。帝亦爲榮誓言無疑。

榮喜。因求酒飲。熟醉而寤。帝欲拔劍手刃之。左右苦諫。帝乃止。命將步車載入中常侍省。榮至半夜方醒。知身在禁中。頗懷疑懼。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次女瓊娟。亦有秀色。嫁與陳留王元寬爲妃。寬帝之兄子也。榮久有歸志。又聞葛榮橫行河北。將歸討之。適天穆已至洛陽。乃加天穆侍中錄尚書事。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桑乾朱端爲黃門侍郎兼中

書舍人朝廷要害悉用其心腹爲之遂整旅而歸將
行帝設宴于邙山之陽百官皆集后亦親自相送賜
金帛甚厚帝自榮去後少解憂懷一日廷臣奏稱逆
臣徐紘逃奔幽州遇盜全家被殺鄭儼逃還鄉里與
兄鄭仲明同謀起兵亦被部下所殺函首以聞李神
軌袁翻等久已遭誅由是靈后之逆黨始盡補清諸
姦宵小

結果行
文不漏帝命頒示天下再說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
萬遊兵已過汲郡帝加爾朱榮上柱國大將軍命討
之榮遂召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

北史演義 卷十五

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
兼行東出崆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爲盜日久兵強
且多爾朱兵不滿萬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
葛榮聞之喜見于色令其衆曰不必與戰諸人但辦
長繩縛取之耳葛榮
驕極榮乃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
佐以上三人爲三處各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
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乃令軍士
各齎短棒一根置于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
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衆

力齊奮身自陷陣。出于賊後。表裏合擊。賊不能支。立時潰敗。遂擒葛榮。餘衆悉降。榮恐賊徒雖降。一時難御。若卽分隸諸將。慮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新降軍士各從所樂。親屬相隨。居住於是。羣情大喜。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臧安。榮之才智。原自可人。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檻車送葛榮。赴洛。由是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次日軍士擒獲賊將宇文洛生。宇文泰解至軍前。你道宇文弟兄何以在葛榮手下爲將。

北史演義

卷十五

八

蓋自武川殺了衛可孤。其後城破脫逃。父子四人投在北道都督楊津軍中。爲將鮮于修禮反。其父肱與兄顥戰死于唐河。洛生與泰後從葛榮。葛榮敗。懼以賊黨見誅。故逃而被獲。補敘得井井有條。前後線索一絲不亂。榮皆命

斬之。洛生已斬。次及于泰。泰見榮上坐。大呼曰。大王用人之際。何爲斬壯士。吾等從賊。非本志也。大王赦八十萬衆。而不赦吾兄弟。二人刑赦不均。不以軟語求之。而以直言責之。剛暴。榮音其言。命赦之。帶歸晉陽。留在磨

下。爲將未幾。署爲統軍。葛榮解之京師。帝親御閭闔。

門受俘斬于東市封天寶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以長樂等七郡爲太原王之國四子進爵爲王。今且按下慢表再說魏有北海王元顥與帝爲從兄弟。避爾朱之暴。逃奔梁邦。梁武封爲魏王。後聞長樂卽位。爾朱北歸。遂啟奏梁王借兵數萬。滅爾朱之衆。復元魏之舊。世世稱臣于梁。爲國屏藩。梁武見魏室日亂。本有進取之心。乃許之。遣東宮直閣將軍陳慶之領精兵一萬。送顥還北。慶之是梁朝第一名將。智力兼全。奉了旨意。點起兵馬。遂與元顥拜辭梁王。

北史演義

卷十五

九

殺過江來。前面地方。卽魏涇城縣。一鼓下之。權在城中。扎住人馬。號令四方。邊將飛報朝廷。舉朝大驚。其時却值北海縣邢杲造反。自稱天統漢王。聚兵十萬。攻掠州郡。元天穆將自往討。忽聞元顥入寇。集文武議之。衆皆曰。杲衆強盛。宜以爲先。行臺尚書薛琠曰。邢杲兵將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拒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又以顥兵孤弱。不足爲慮。

無識人悞事
往往如是

欲先定齊地

遷師擊顥。遂不從薛琠之言。引兵而東。那知強寇未

能傾社稷孤軍反足奪山河且聽下目細說

爾朱榮梟獍之性本於天賦號稱除亂實欲自
取迨神迷悔過叩首帳前乃良心發現處亦魏
祚未應絕滅天啟其衷耳胡后之黨殲除殆盡
此亦天道好還惡不可獨爲也葛榮草寇自恃
其衆志得意滿爾朱以少擊多姦人將畧果亦
不凡惜不能正用之耳

北史演義卷十五終

北史演義

卷十五

北史演義卷十六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十六卷

魏元顥長驅入浩

爾朱榮救駕還京

話說天穆大軍旣引而東。元顥之兵正好乘虛殺入。自鉅城進拔滎陽。直至大梁城下。大梁守將邱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相拒慶之。自旦至申。攻拔三壘。大千懼。開門乞降。顥遂入城。與諸將議曰。吾欲正尊

北史演義

卷十六

一

號。然後引兵向關。庶人心不貳。諸將皆勸成之。乃登壇燔燎。卽帝位于睢陽城南。改元孝基。以陳慶之爲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進攻滎陽。時守滎陽者都督楊昱。顯遣人說之使降。昱不從。元天穆聞報。大驚。與驃騎將軍吐沒兒將大軍三十萬。星夜來救。梁之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畧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衆皆是仇讐。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惟有必死。乃可得生耳。兵機要訣今虜騎

衆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兵未到齊。急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懷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將士相率蟻附而上。遂拔榮陽。執楊昱。諸將三百餘人伏顯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以來。無遺鏃之費。昨下榮陽。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斬楊昱。以快衆意。顯曰。昱忠臣也。彼各爲其主。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將佐三十七人。皆剗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皆走。遂乘勝勢。進擊虎牢。守關將爾朱世隆亦走。

北史演義

卷十六

二

天穆世隆俱非將才故一敗皆走

顯軍據了虎牢關。一路無阻。遊兵

直指洛陽。時六軍皆出。禁旅虛弱。帝大懼。欲逃。未知所之。或有勸往長安者。中書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元顥士衆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爾至此。陛下若親帥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孤軍。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犄角進討。旬月之內。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帝從之。夜至河內郡北。命高道穆于燈下作詔書數十紙。

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帝駕所在顥知帝已遁去
長驅來前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
法駕迎顥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爲
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顥將侯暄守睢陽爲後
援行臺崔孝芬率兵攻之城破斬暄元天穆率衆四
萬攻拔大梁又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慶之遣兵
救之天穆聞其至懼欲北渡已嚇破郎中溫子昇曰
至。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
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

北史演義

卷十六

三

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不能用引兵
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懼無後繼遂降
于慶之進擊大梁大梁亦下蓋慶之以數千之衆自
發鉅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大小四十七戰所向
皆克提筆明畫魏軍聞其兵至皆亡魂喪膽小兒聞
慶之名亦驚懼不敢出聲費穆至京顥引入責以河
陰之事而嚮斬之大快人心人情大快先是敬宗之
出也倉皇北走惟爾朱后隨往其餘侍衛後宮皆安
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自河以南州郡多附遂自謂天

授。遽有驕怠之心。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來軍士。陵暴市里。朝

野失望。小人竊乘大器。往往如此。朝士高子儒。自洛陽逃。至行在。

帝問洛中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

聞帝北出。即起兵南來。見帝于長子。勸帝南還。自為

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聚兵

河上。為克復京城之計。慶之聞榮南下。謂顥曰。今遠

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倘知我虛實。連兵四合。何以禦

之。宜啟天子。更請精兵。庶不憂榮兵之至。老將見識那曉

北史演義 卷十六

得顥既得志。密與臨淮安豐二王。共謀叛梁。特以事

難未平。須藉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大功方立

疑忌已生。欲不敗得乎。聞慶之言。皆曰。慶之兵不滿萬。已自難

制。若更增其衆。豈肯復為人用。大權一去。動息由人。

魏之宗室。於斯墮矣。顥乃不用慶之計。慶之亦覺其

異。密為之備。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

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為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

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

曰。始助之而卒殺之不義。吾不為也。慶之說話。尚自正氣。慶之

曰。始助之而卒殺之不義。吾不為也。

與榮相持于河上。三日十三戰。殺傷甚衆。榮不能渡。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陰。與榮通。求破橋立效。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接應不及。顥悉殺之。榮大失望。又以顥軍緣河固守。北境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侍郎楊侃曰。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而來乎。抑欲廣施經畧。匡復帝室而來乎。古之用兵者。瘡愈更戰。况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大謀頓廢。慷慨而談足振委靡之氣今四方顥顥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

北史演義

卷十六

五

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木材。多爲桴筏。間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旣遠。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亦曰。今乘輿飄蕩。王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奈何捨之北歸。使顥得營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尚未決。忽軍士報稱。有一河邊居民。楊慤求見。來得正好榮喚入。問欲何言。慤曰。僕家族久居馬渚河邊。世授伏波將軍之職。今聞元顥引梁軍入寇。王上北巡。諸賊

失守。大王起兵匡復。大兵至此無船可渡。只有造筏以濟。僕有小舟數十艘。願獻軍前。以為大王前驅。榮大喜。曰：卿來天助我也。即命櫓為嚮導。遂點賀拔勝、爾朱兆二將。編木為筏。領軍一萬從馬渚河乘夜暗渡。將士一登彼岸。呼聲振地。個個奮勇爭先。其時慶之守北中城。顥同安豐王延明。其子元冠受分守南岸。忽有兵至四面。殺入黑夜中。不測敵兵多少。軍士先自亂竄。元冠受火急提刀上馬。正遇賀拔勝一鎗刺死。朱兆殺入中軍。欲捉元顥。顥與延明已從帳後

北史演義

卷十六

六

逃去。殺到天明。守河兵散亡畧盡。慶之在北中城。曉得北兵偷渡。顥大敗而逃。獨力難支。只得收兵南走。榮聞二將告捷。便引大隊人馬。盡渡黃河。分兵追趕慶之。七千兵士死亡過半。可憐一個南朝大將。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得一英王助之何至此所謂愚者難與圖又值嵩高水漲。片甲不存。自料不能走脫。乃削去鬚髮。詐為沙門。逃歸梁國。梁王念其前功。並不治罪。封為右衛將軍。永興侯。結過慶之且說顥已逃去。都督楊

津入宿殿中。灑掃宮闕。引領禁兵。直至邙山迎駕。榮

引眾將亦至。面奏戰勝之事。請帝歸朝。駕入京城。以人多疑懼。大赦安之。封榮爲天柱大將軍。兆爲車騎大將軍。其餘將士皆論功加賞。有差而顥自轅轅南出至臨穎。從騎分散。臨穎軍士江豐斬之。封其首以聞。元延明奔梁。臨淮王彧復歸于帝。帝不問。於是下詔解嚴。元顥事已了。一日接得邊庭文書。報稱韓樓餘逆。

侵擾幽薊。醜奴稱帝。以寶寅爲太傅。進攻岐州。榮見帝曰。臣請歸北。以討餘賊。仍留天穆。世隆在京輔政。又銅鞮伯高歡。在山東二年。捉僞王七人。又斬邢杲。

北史演義

卷十六

七

于濟南。功大宜賞。合加儀同三司之職。授爲晉州刺

史

隨手插入高歡爲晉州刺史。史伏後文強大之根。

帝皆依奏。次日榮卽起程。

帝親送之郊。文武百官皆集。榮歸晉陽。使大都督侯

淵討韓樓于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

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眾。未必能用。今以

此眾擊此賊。必能取之。淵行。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

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將陳周領馬

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

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皆以爲不可。淵曰。此兵

機也如此乃可克耳。

兵法攻心爲上。淵得之矣。

淵度其已至。遂率

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

走。追兵擒之。幽州平。榮以淵爲平州刺史。賀拔岳奉

命討醜奴。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今攻之不勝。固

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必得爾朱一人爲帥而佐之。勝

爲之言于榮。榮大悅。以爾朱天光爲元帥。以拔與代

郡侯莫陳悅爲左右大都督副之。天光初行。惟配軍

士千人。馬亦不敷。時赤水蜀賊斷路。軍至漳關。天光

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何懼焉。若遇大敵。將何以

北史演義

卷十六

八

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

天光還算虛心人。

岳遂進兵。

擊賊于渭北。身自陷陣。賊衆披靡。大破之。獲馬二千

餘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天光尚以兵少。淹留未進。

榮聞之怒。遣叅軍劉貴乘驛至軍。責天光杖之一百。

以軍士二千人助之。醜奴聞官軍至。自圍岐州。遣大

將尉遲菩薩以兵拒于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

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

曰。吾與菩薩語。爾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

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卽馳馬

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卽馳馬

東出。纓纓相誘令人墮其術中而不覺賊以為走。乃棄步兵。輕騎渡

水。追岳。岳先設伏于橫岡。賊至伏發。岳還兵擊之。賊

敗走。乃下令賊眾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

人馬。遂擒菩薩。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

北走安定。置柵于平亭。岳乃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

熟。未可行師。俟秋涼再進。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

奴聞候者言。信以為實。散眾耕于細川。使其將侯元

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為柵者甚眾。

岳知其勢分。密勅諸軍即日俱發。攻元進大柵。拔之。

北史演義 卷十六 九

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晝夜徑進直抵

安平城下。醜奴棄城走。岳輕騎追之。及平涼。賊未成

列。副將侯莫陳崇單騎冲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

因大呼曰。得醜奴矣。眾皆辟易。無敢當者。後騎益集

遂大破之。官軍進逼高平。城中執蕭寶寅以降。於是

三秦皆復。關中悉平。此段表出賀拔岳善于用兵為鎮守關西之本二逆解

至京師。寶寅賜死。結寶寅之終斬醜奴于東市。論平賊功

加天光侍中儀同三司。以賀拔岳為涇州刺史。侯莫

陳悅為涇州刺史。步兵校尉宇文泰從岳入關。以功

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宇文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此宇文氏得關中之本也。提筆再說高歡平定山東。忽得聖旨。職陞儀同。遷爲晉州刺史。大喜。忙別了同寅文武。趕回并州。一日到了晉陽。天色已晚。就往上黨坊來。昭君接見。向前稱賀道。前爲軍將。今作朝臣。妾亦與有榮施。歡大悅。斯時高澄年八歲。女端娥年十三。幼女亦漸長成。昭君抱出高洋來見。歡笑曰。吾出門時。汝尚懷于母腹。今亦二歲矣。設酒共飲。各訴離情。

北史演義

卷十六

十

昭君指着高洋道。此兒甚奇。在腹時。吾一夜坐在黑暗中。忽滿房如月之明。巨細皆見。兒女共視。則云白

光從我身出。

帶敘高洋生時奇徵

又將產之夕。夢見一龍頭掛

天尾垂地。張牙舞爪。勢狀驚人。生下來。胸旁俱有鱗

形。看來必是非常之物。歡戒勿洩。明日進見。爾朱榮

參拜畢。首賀反正之功。次謝薦已之惠。榮大喜。謂歡

曰。君往晉州。善自爲之。國家以晉陽爲根本。晉陽以

晉州爲屏障。治內禦外。須小心在意。歡俯首聽命。乃

啟曰。六渾蒙大王。委托敢不竭力。然必輔佐有人。斯

克不負厥職。請以孫騰爲晉州長史。段榮爲主簿。尉景。庫狄干。竇泰爲副將。願大王賜此數人同往。榮皆許之。歡復拜謝。旣退。拜望親友。皆設宴相留。忙了數日。正要打點起程。忽劉貴奉榮之命來告曰。大王聞君有女端娥。與世子菩提。年貌相當。欲娶爲婦。特命下官前來作伐。歡曰。王何以知我有女。極尋常事從違却不易貴曰。王府有一相士張文理。爲王所信。前從上黨坊過。偶見令愛。相貌非常。額前紫氣已現。不出三年。定爲帝后。故大王聞而求娶。歡曰。此乃謊誕之談。大王

北史演義

卷十六

十一

何爲信之。若說對親。齊大非偶。何敢承命。况小女貌陋德薄。豈堪上配世子。願兄好言謝之。劉貴見他不允。便卽別去。歡進與昭君言之。昭君曰。爾朱作事兇暴。恐難長保富貴。我亦不欲將女歸之。歡曰。但恐此事。劉貴未必能了。慮得是我將自往見之。便卽上馬往太原府來。但未識此段姻事。能回絕爾朱否。且聽下回再述。

北海王借兵掃蕩羣兇。若仍奉孝莊爲主。出師不爲無名。乃遽自稱尊。又疑慶之而不聽其計。

安得不敗爾。朱任人遣將。知彼知己。姦雄智畧。亦自可愛。高歡心知其姦。而故下之。又能不爲識破其智。又在爾朱之上。高洋始生。有許多徵應。乃知卽割據偏安之主。亦天所命也。

北史演義卷十六終

北史演義

卷十六

三

北史演義卷十七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十七卷

趙嬪無辜遭大戮

世隆通信洩羣謀

話說六渾不欲對婚。又恐劉貴不善回覆。親自上馬來見天存。其時劉貴尚未出府。六渾稟見。榮即召入。謂六渾曰。吾子豈不堪為君婿耶。奈何拒我之命。六渾曰。非敢拒也。竊念大王勲名蓋世。四海一人。世子

北史演義

卷十七

一

將承大業。非帝室名媛皇家淑女。不足為配。六渾之

女。出自寒微。何敢攀鱗附鳳。妙在句句打入他心坎裏。雖違其命。深得其歡。

榮聞言大喜道。卿既不欲我。亦不强。遂與劉貴賜坐

共談。又謂歡曰。晋州重地。卿宜速往。亦不必再來見

我。了歡拜謝而出。貴退語歡道。非君自來。幾觸其怒

次日。同了尉景等五人。一齊起行。合府文武。俱來餞

送。斯時僕從如雲。車馬擁道。昭君坐在車中。前呼後

擁。迴憶逃奔并州時。氣象大不相同。好不快意。昭君至此

吐氣 一將近晋州。官吏軍民皆出郊遠接。蓋魏時刺史

之任最重。兵馬錢糧皆屬掌管。生殺由已。儼如一路諸侯。六渾到任以後。惠愛子民。撫恤軍士。刑政肅清。晉州百姓人人感悅。一日昭君語歡曰。吾在此安樂。未識父母在家安否。昭君歸歡爲一身計。亦爲門戶計。豈有安樂而忘父母之理。

欲到平城探望一次。歡道不必。吾遣子茂去迎接一家。到此便了。隨令子茂前去。未及一月。婁家夫婦俱已接到。父女相見。俱各大喜。內于曰。高郎有志。竟成。果不負吾女歡曰。男兒不能建非常之業。尚居人下。何足掛齒。大丈夫有冲天之志。一刺史豈足爲榮。說罷大笑。于是署婁

北史演義

卷十七

昭爲都督。以愛君嫁竇泰爲妻。內于夫婦大悅。話說晉州有一居民。姓穆名思美。生一女名金娥。年十七。容色美麗。有鄰人子李文興欲娶之。思美不從。文興畫成此女形像。獻于汾州刺史爾朱兆。借刀殺人。小人伎倆如是。兆悅其色。文興爲硬媒。遣人搶女而去。思美惶急。來到刺史轅門。喊救。六渾喚進。問其備細。卽命段榮領輕騎二十追往。拿住文興。奪女以歸。竟將文興問罪。斷女還家。思美雖已伸冤。猶懼爾朱兆不肯干休。再來劫奪。便央孫騰轉達情願。獻于六渾爲妾。六渾以

問昭君昭君曰此女君已斷還而復自娶恐招物議
並非妾有妬心也昭君是正論六渾道自他心願娶之何

害况前見此女實有傾城之色吾不忍拒之乃遂擇

日納之後房爾朱兆聞之大怒一日來到晉陽榮正

在賜宴兆亦共飲言于榮曰高晉州奪取部民之女

為妾恐干政體榮曰此細事不足為六渾累也路責以大

功不計其細過深得御將之道酒半酣從容問諸將曰一日無我誰

可王軍眾皆稱兆榮曰兆雖勇于戰鬪所將不過三

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惟賀六渾耳天寶識亦不凡因戒

北史演義 卷十七

兆曰爾非其匹日後終當為伊穿鼻兆愈不悅榮性

好獵不問寒暑列圍而進士卒必步伐齊壹雖遇險

阻不得違避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

走榮怒曰汝畏死耶卽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

場嘗見虎在空谷中令十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壞

皮毛死者數人卒擒得之以此為樂寫天寶兇暴嘗召天

穆于朝問以朝中動靜留數日共獵于南山天穆諫

曰大王勲業已盛四方無事惟宜修政養民順時蒐

狩何必盛夏馳逐感傷和氣榮攘袂大言曰靈后不

網掃除其亂。推奉天子。乃入臣常節。葛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卽已。頃來受國大恩。不能混一海內。何得遽言勲業。如聞朝士猶多寬縱。今秋欲與兄戒勒士馬。交獵嵩高。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不從命者。斬之。乃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掃平汾胡。更練精兵。分出江淮。蕭衍若降。賜以萬戶侯。如其不降。以數千輕騎。渡江縛取。以來。然後與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稱勲耳。雖好大語却豪。今不頻獵。兵士解怠。安可復用哉。天穆再拜曰。

北史演義

卷十七

非鄙懷所及。榮欲密樹黨援。易河南州牧郡守。悉用北人爲之。天穆歸。附奏以聞。帝覽奏。疑之。謂天穆曰。河南牧守。皆克稱職。况北人不暗南事。恐未可易。天穆不悅。曰。天柱有大功于陛下。爲國宰相。卽請遍代天下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敢用數人。遂不許也。帝正色而言曰。天柱若不爲人臣。雖朕亦可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語有英氣天穆語塞而退。榮見奏。不允。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言。耶。先是散騎常侍高乾。邕好任俠。其弟三人。次仲。

密次敖曹次季武皆才勇而敖曹尤武藝絕倫人稱之爲楚霸王皆與帝有舊河陰之亂乾乃聚兵于河濟之間頗破爾朱軍帝使人招之遂同入朝帝封乾邕爲黃門侍郎敖曹爲散騎常侍榮知之奏帝曰此等皆會叛亂不宜立于朝廷帝不得已並解其職放還鄉里由是帝懷不平君臣嫌隙從此日深况又加以爾朱后之妬耶爾朱后容顏絕代初入宮與帝甚相歡悅而性烈如火又極嫉妬六宮嬪御皆阻絕臨幸雖王府舊人亦不得見帝一面時三月中旬帝見春色甚好帶了內侍數

北史演義

卷十七

五

人步入御園遊玩在千秋亭上憑欄觀魚有宮人進前曰紫華宮趙貴人見駕帝令入妃再拜帝問曰卿何知朕在此而來妃曰妾不知陛下在此偶爾至園聞帝在亭特來朝見帝賜坐與言昔日事命宮人置酒共酌蓋妃本舊侍帝素寵愛以后故阻絕舊情故見面依依不舍又謂妃曰朕不到卿宮幾年矣對曰二年帝曰朕雖至尊動息不能自主致令拋棄卿家說罷愀然少間趙妃拜退帝亦回宮那知后已密知此事趙妃死矣設宴對飲見帝默默不樂后曰今日誰惱

聖懷對酒不飲。帝曰：「懶于飲耳，無所惱也。」后曰：「陛下休瞞千秋亭上。」趙妃以言語觸犯，故帝不樂。明日妾

為帝治之。何勞帝驚曰：「趙妃係朕舊人，與之畧談數

語，有何觸犯勞卿責治？」后道：「擅出宮門一罪也。私來

見駕二罪也。輕輕加以二罪，姤婦可畏。妾主中宮，自有法度。陛下

何得以私愛而庇有罪之人？帝見其言詞不順，拂衣

而起。后安坐不動。帝心愈恚，遂不顧而去。次日，后御

九華殿，會集諸妃。貴人下令曰：「紫華宮趙貴人，自恃

舊寵驕縱不法，擅入御園，私預帝宴，大干宮禁，遂執

北史演義

卷十七

趙妃于階下命，即勒死埋屍苑內。暴悍已極，使人髮指。諸妃見

了，大驚失色，暗暗垂淚回宮。帝聞妃死不勝傷感，然

畏爾朱權勢，只得容忍。因念世隆是他叔父，或可勸

諭，乃使入告于后。世隆拜見，賜坐殿上。后問何事，至

內。世隆曰：「臣有一言上達娘娘，主持內政，執法過嚴，

帝心不安，故命臣進見，願宏寬仁之度，毋拂聖懷。后

大怒道：「天子由我家得立，乃心愛他人，而反致怨于

我，何忘恩若此！但恨我父當日何薄天子，不為而偏

立之。依倚爾朱，遂受如此揆，制女子小人所以難養。世隆曰：「天柱若自為帝，

臣亦得封王矣。世隆遂出復命于帝曰：臣奉陛下之旨，勸諭一番，后自此改矣。那曉爾朱后因帝不悅，兇悍愈甚，全無天子目中。帝是時外制于榮，內迫于后，日夜怏怏，不以萬乘為樂。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臨淮王彧曰：卽今天下便是無賊，或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正勞聖慮。帝恐餘人覺之，因言曰：撫寧荒亂，真是不易時。城陽王徽侍中李彧在旁，皆覺帝意。因曰：毀榮于帝，勸帝除之。除之固是，但勸者不過逆探帝旨，取悅目前，寧有深謀遠計耶。

北史演義

卷十七

帝亦懲河陰之難，恐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榮又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罷退。蓋榮望得殊禮，故言之以諷朝廷。帝稱嘆其忠心，益惡之。乃召心腹舊臣侍中楊侃、李彧、右僕射元羅、城陽王徽、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尚書高道穆等入宮密議其事。楊侃曰：臣有三策乞陛下自裁。帝問何策，侃曰：密勸人馬將在京逆黨，盡行誅紀。發兵拒守太行山，絕其進犯之路。如有兵來，與之死戰。詔發四方之兵，勤王救駕，或可掃除凶逆。微倖成功，此

上策也。朝無良將妄勳十戈此危道也何足爲上策帝曰敵之非易中策

若何侃曰前日榮請入朝視皇后免姪密伏壯士宮

中賺之入內刺殺之即大赦以安其黨其間或可獲

全此中策也帝問下策若何侃曰任其所爲且圖目

下之安此下策也帝曰卿之中策乃朕上策眾卿以

爲然否濟陰王暉業曰榮若來必有嚴備恐不可圖

議至日晚茫無定見帝命且退眾官出至太極殿北

忽見紅燈擁道人從紛紛遣人探視乃爾朱世隆方

圖害爾朱緊接出遇世隆渾如疾風暴雨劈而而來文情絕勝坐在殿西廊下眾皆

北史演義

卷十七

八

大驚欲避不得世隆已遣人來請相見眾臣不敢退

阻遂來西廊向世隆施禮世隆問曰殿下眾官在宮

議何朝政至此方出城隍王曰天子閒暇無事召我

等閒談消遣又因天柱不受九錫欲賜以殊禮言論

良久不覺至晚世隆冷笑曰帝欲賜天柱九錫自應

先與我語諸公與帝商議一日此中自有別情但禍

福自召莫謂天柱之刀不利也。說話時想見其顏色不善說罷起

身便行眾官聞之皆失色而散你道世隆爲何等候

在此蓋早上探得諸臣入內與帝私議必有圖害之

意故等待出來。先行喝破。以挫諸臣之氣。當夜歸府。便卽寫書到晉陽。備說城陽揚侃等數人終日在宮。密謀圖害我家大王。若入朝。必須預爲之備。榮得書大笑道。世隆膽怯。彼何人斯。而敢圖我耶。其時天穆回并州。榮以書示之。天穆曰。長樂爲帝以來。勤于爲政。萬幾皆自主張。欲使大權復歸帝室。城陽王等結黨樹援。爲帝腹心。欲不利于大王。不可不信。榮曰。城陽王等皆庸奴。何敢作難。事未行而謀已洩。衆人紛紛言之。榮偏不信。亦天奪其魄也。倘帝心有變。目今皇后懷孕。若生太子。我至京

北史演義

卷十七

九

廢黜天子。立外甥爲君。若非太子。陳留王亦我女婿也。便扶他爲帝。兄意以爲何如。天穆曰。以大王之雄武。何事不可成功。且俟入朝。相機而動。僕雖不敏。願効一臂之力。宜與同死。榮大喜。次日復以書示北鄉公。王

北鄉大驚曰。王不可不慮。昔日河陰之役。京中百官皆不自保。懷恨實深。安得不生暗算。皇后深居宮中。外事不知。世隆探聽得實。故來告也。妾爲王計。不若且居晉陽。徐看朝廷動靜。外有萬仁。仲遠。天光。雄兵。廿萬。各據一方。內有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秉理朝

政爲王腹心之佐。王雖居外。遙執朝權。可以高枕無憂。何用入朝。致防不測。

北鄉之言。却出萬全。

榮曰。天下事非爾

婦人所知。我豈鬱鬱久居此者。子是不聽北鄉之言。召集諸將。安排人馬。帶了妃眷世子。王府寮屬。親擁鐵騎五千。起身到京。正是先聲所至。人鬼皆驚。那知大惡旣盈。顯報將至。管教掀天事業。俄成夢。蓋世威權化作灰。且待下回分割。

高歡辭婚。重違榮意。榮不知疑。反深信而重任之。此中可知天意亦歡才智足以服之也。孝莊

北史演義

卷十七

十

受制權臣。有如漢獻。但漢獻尚有伏后相與詆說心事。孝莊又復爲后所制。即在深宮。展動亦不自由。較之獻帝更苦。獨能與近臣謀議。手誅兇渠。則獻帝遠不及耳。爾朱榮自恃過深。謾不經意。竟爲所戮。亦天誅惡人。禍來神昧者耶。

北史演義卷十八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十八卷

明光殿強臣殞命

北中城逆黨屯兵

話說爾朱榮離了晉陽一路暗想朝中文武雖皆畏服未識其心真假因遍寫書信投遞百官同我者留異我者去莫待大軍到京之後致有同異衆官得書知他入朝必有大變盡懷疑懼膽怯者辭官先去中

北史演義

卷十八

一

書舍人溫子昇獻書于帝帝初冀其不來及見書知其必至憂形于色雖欲殺之心實懼之一聞其來倒覺進退兩難武衛將軍

奚毅爲人剛直當建義之初往來通命帝待之甚厚

猶以榮所親信未敢與之言情毅一日見帝獨坐奏

曰臣聞爾朱榮入朝將有變易陛下知之乎帝佯曰

不知毅曰榮有無君之心臣雖隸其麾下不肯助之

爲逆若或有變臣寧爲陛下而死不能事之也忠心可嘉

帝曰朕保天柱必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欵毅退召城

陽諸臣謂之曰天柱將至何以待之衆臣皆勸因其

入而殺之。帝問漢末殺董卓事。溫子昇具陳本末。帝曰。王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至决裂如此。沉思良久。語子昇曰。此事死猶須爲。况未必死。吾寧爲高貴公而死。不願爲常道公而生。

帝尚有剛烈之氣

諸臣見帝意已

决。皆言殺榮與天穆。苟赦其黨。亦不至亂。是時京師人心惶懼。喧言榮入朝。必有篡弑之事。又言帝必殺榮。道路籍籍。榮在途不知也。九月朔。榮至洛陽。停軍城外。帝遣衆官出迎。次日入朝。見帝于太極殿。賜宴內廷。世子菩提亦入見。帝宴罷出宮。還歸相府。衆官

北史演義

卷十八

二

皆來參謁。世隆司馬子如輩進內。拜見北鄉公主。明日榮復入朝。帝又賜宴。欲卽殺之。以天穆尙未召到。故遲而不發。榮舉止輕脫。每入朝。見別無所爲。唯戲上下于馬於西林園宴射。常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匡坐唱歌。日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回波樂。而出。刀槊弓矢不離于手。每有嗔嫌。卽行擊射。左右恒有死憂。路見沙彌重騎一馬。榮令以頭相觸。力窮不

能復動。使人執其頭以相撞。死而後已。狂暴之性。比

前更甚。總是死期將至。天奪其魄。常語帝曰。人言陛下欲圖我。帝

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

入從者。不過數十人。又皆不持兵杖。先是長星出中

台。掃大角。榮問之。太史令對曰。除舊布新之象。榮以

為已瑞。大悅。其麾下將士皆陵侮朝臣。李顯和曰。天

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素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郭

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褚光曰。人言并

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之。寫爾朱手下人皆作自滿語。正蓄勢。

北史演義

卷十八

三

跌落世隆自為匿名書。榜于門云。天子與城陽王等

定計欲害夫柱。取以呈榮。勸其速發。榮曰。何匆匆。帝

無能為也。天寶一昧托大直視帝為掌中物耳。俟天穆至。邀帝出獵。嵩

山挾之。北遷大事定矣。使侍郎朱瑞密從中書省。索

求太和年間遷都故事。奚毅知之。密啟于帝。九月戊

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之。榮與天穆從入大內。至西

林園。赴宴。酒至半酣。榮奏曰。近來朝臣皆不習武。今

天下未寧。武備尤重。陛下宜引五百騎。出獵嵩山。簡

練將士。帝聞其言。不覺失驚。乃曰。近日精神未健。且

緩數日行之。宴畢，二人辭出。帝謂同謀諸臣曰：「事急矣，遲則恐無及也。」乃謀伏李侃、晞等及壯士十餘人于明光殿東序，俟其入殺之。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此三人者皆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實，亦不可留。」楊侃曰：「若世隆不存，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宜赦之。」徽曰：「榮腰間嘗有刀，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起避之。」紛紛聚訟全安排已定，耑候榮入。次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即起而去。侃等從東階上殿，見二人已至中庭，遂不敢發。一明日壬辰，帝忌

北史演義

卷十八

四

日癸巳，榮忌日，皆不朝。甲午，榮暫入，即詣陳留王家。又一飲酒大醉，遂言病發，連日不入。帝謀頗泄，預謀者皆懼。城陽王言于帝曰：「以生太子為辭，彼必入賀。」因此斃之。此計却是帝曰：「后孕九月，可言生兒乎？」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產者甚多，彼必不疑。」帝從之，宣言皇子生。諸人先于殿東埋伏，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天穆博，徽進曰：「皇太子生，帝令吾來報知。」榮猶不起，徽以手脫榮之帽，盤旋歡舞，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遂止博，與天穆並馬入朝。帝聞榮到，面色頓異。

左右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子昇在殿作赦文已成執以出行至朝門正遇榮自外至問是何文書子昇顏不改色曰赦有膽榮不取視遂入見帝帝在

東序下西向坐榮與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城陽王入始一拜榮忽舉首見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覺有異卽起趨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迎而手刃之榮仆地天穆欲走安等持刀亂斫同時皆死明畫矯健得史公刺客傳筆法世子菩提騎將爾朱陽

觀及從者三十餘人盡斬之帝視榮手板上有數牒

北史演義

卷十八

五

啟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皆在去數因曰豎子若過今日不可復制於是內外喜譟百官入賀帝登閭闔門下詔大赦歡慶之聲徧于洛陽遣武衛將軍奚毅前幽州刺史崔淵將兵鎮守北中城是夜爾朱世隆奉北鄉公主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兵河陰先是衛將軍賀拔勝與榮黨田怡等聞變奔赴榮第時宮門未加嚴備怡等議卽殺入大內爲天柱報仇

此計不善非勝止之帝立敗矣勝止之曰天子旣行大事必當有備

吾等衆少何可輕動但得出城更爲他計怡乃止及

世隆走勝遂不從。朱瑞雖為榮所委任而善處朝廷之間。帝亦善遇之。故中路逃還。瑞尚不榮素厚司馬

子如榮死自宮突出至榮第。棄家不顧。隨榮妻子出

城。世隆即欲北還。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洶洶。惟

強是視。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將士

離心。變生肘腋。不若分兵守河橋。圍軍向京。出其不

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走亦未遲。亦足示有餘

力。子如叛臣使天下畏吾之強。不敢畔散。世隆從之。

取合餘衆來攻北中城。奚毅知有兵到。忙領人馬出

北史演義 卷十八

城迎敵。那知京兵脆弱。怎敵世隆之兵。兵刃方接。三

軍敗走。毅親身搏戰。見兵衆散亂。心已慌怯。被田怡

一刀斬于馬下。崔淵拍馬欲逃。亦被亂軍殺死。奚毅

不愧為世隆乘勝遂據北中城。令將軍田怡獲從。有

眷屯兵城內。身率諸將屯兵城外。遙對洛陽。為進擊

之勢。朝廷大懼。前華陽太守段育與世隆有舊。遣慰

諭之。世隆怒其言直。斬首以徇。段育亦十月癸巳朔

爾朱度律將騎一千。皆衣白衣。旗號如雪。來至郭下。

索太原王屍。帝升大夏門以望之。外兵遙望城上。圍

繞龍鳳旗旌。知是駕至。乃齊呼萬歲。任殺功臣。帝遣
王書牛法尚謂之曰。非朕忘恩負義。實爲社稷大計。
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篡逆。王法無親。已正刑書。罪
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若降。官爵如故。度律對曰。臣
等從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
王屍。生死無恨。因涕泣哀不自勝。羣皆慟哭。聲振城
邑。爾朱養士已久。同逆者衆。故一旦身死。士卒爭懷憤怒。帝欲解散其黨。而不得。帝亦爲之
愴然。又遣侍中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曰。太原王
功格天地。赤心爲國。東平葛榮。南退梁軍。西滅醜奴。

北史愼義

卷十八

七

北剪韓樓。功不在韓彭之下。長樂不顧信誓。狂加屠
害。今日兩行鐵字。何可深信。亦是見我不殺汝。歸語

長樂。吾爲太原王報讐。終無降理。端不敢再言。歸白

于帝。帝乃出庫中金帛。懸賞于城西門外。廣募敢死

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得萬人。以車騎將軍李叔仁爲

大都督帥之。與度律戰于郊外。無如兵未素練。日有

殺傷。不能取勝。而度律亦以所將兵少。歛兵暫退。且

說爾朱后。連日不見帝。駕入宮。夜來又夢見太原王

浴血而立。心惡其不祥。因問宮使曰。天子近來議事。

在那一殿。答曰：在明光殿。后曰：爲我去請駕來。宮使領命而去。還報曰：帝不在宮。與衆官上城去看河橋。軍馬了后，大驚疑。暗忖道：莫非吾父生逆，致有軍馬臨城。遂召司殿內臣問之。內臣不敢隱瞞。將太原王被害、世隆兵屯河橋、報讐情事一一奏知。后聞之神魂飛散，放聲大哭。宮女扶睡龍床，飲食不進者三日。只恐榮害帝，焉有帝害榮。此變實出后所不料。內侍奏知，帝入宮揭帳，坐于后側，謂之曰：爾父將行弑逆，朕迫于救死，不得不爾。卿念父女之情，亦當重夫婦之義。女子既嫁，自應夫重于父。勸諭。

北史演義

卷十八

再三后弟泣不語。帝囑宮人小心奉侍，遂起身出宮。是夜皇子生下，詔大赦。帝復入宮看視，后已起坐。因

問河橋軍馬曾退否。帝曰：未退。后曰：妾欲致書于母

勸其退軍。后尚有夫婦情。帝曰：卿若勸得兵退，足見卿忠心。

爲我后，卽寫書曲致申好之意。帝大喜，便遣后親近

內侍將書送去。先到世隆軍前。世隆拆書一看，大怒。

道：此非后筆，乃詐爲之耳。將來人逐出營門。內侍抱

頭風竄而歸。帝知世隆不肯罷兵，會集羣臣共議却

敵之策。衆皆惶懼，不知所出。庸臣一遇危難，先自怕死，焉肯爲朝廷出力。

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義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師爲陛下。逕斷河橋。人性城陽王高道穆皆以爲善。苗乃募敢死之士五百人。安排火船在前。戰船在後。一更時分。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約遠河橋數里。將火船一齊點着。風吹火焰。烟透九霄。河流迅急。倏忽而至。河橋兩旁皆已燒着。水勢火勢一寫出爾朱氏兵在南岸者。望見火光燭天。河橋被燒。爭橋北渡。俄而橋絕。溺死者甚衆。苗將三百餘人泊于小渚。

北史演義

卷十八

九

以待南軍接應。久之全不見有援軍到來。可恨世隆兵

至。見官軍孤弱無援。盡力擊之。殺傷殆盡。李苗亦身

被數創。仰天大呼。赴水而死。可傷世隆見河橋已斷。亦

不敢久留。連夜收兵北遁。次日帝聞苗死。甚加傷惋。

贈封河陽侯。謚曰忠烈。猶幸世隆兵退。心下稍安。乃

詔源子恭將兵一萬。出西道鎮太行。丹谷築壘以防

之。司空楊津奏曰。今天寶已死。世隆雖退。然其黨尚

多。萬仁據有汾并。仲遠雄鎮徐州。皆兵強將勇。天光

獨占關西五路。侯莫陳悅賀拔岳之徒。輔之一朝。有

變入犯最近。尤可寒心。宜各加官爵。以慰之。倘其不貪官爵

則如朱元龍進曰。關西一路。臣願賫勅前往。慰諭天

光。就招涇渭二州刺史。使之歸順。管教陛下無憂。帝大喜。就命元龍賁了勅書。即日登途而去。未識天光肯受命否。且聽下回細說。

爾朱榮恃功自恣。蔑視主上。其不臣之心。夫人知之。貪富貴者。欲輔之為逆。即有一二有人心者。又無才無力。不能少展一謀。孝莊獨出己意。卒手刃之。此着差強人意。世隆直逼河橋。滿朝

北史演義 卷十八

無能禦者。幸李苗慷慨赴軍。燒斷河橋。世隆方畏懼而退。如李苗者。真鐵中錚錚者矣。謚曰忠烈。宜哉。

北史演義卷十九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十九卷

戰丹谷陣亡伯鳳

縮黃河天破洛陽

話說孝莊帝懼爾朱餘黨反亂赦罪加爵先遣宋元龍安撫關西又聞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屠殺城中人民無遺惟希質走免虛殺伐一處乃召楊昱將募士八千出東道討之先是高敖

北史演義

卷十九

一

曹放歸田里復行抄掠榮誘而執之拘于晉陽及入朝帶之來京禁于駝牛署榮死帝引見勞勉之高乾聞帝誅榮亦自東冀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為河北大使敖曹為直閣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糾合義勇為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日後京城有變可為朕河上一場塵也何不給之在乾垂淚受詔敖曹拔劍起舞激昂慷慨誓以死報帝壯之二臣辭去帝還朝入見后時太子生十八日后體已健與帝並坐于御榻之上帝

問曰爾家叔姪弟兄誰強誰弱。后曰世隆天光輩皆庸才。惟萬仁雄武難制。又剛暴好殺。若有變動。東師諸將皆非其敵。不惟陛下不免恐妄。亦難保。后亦畏之可見

萬仁平素兇暴竊為陛下憂之。帝嘆曰。人事如此。未識天意。

若何。朕聞卿素曉大象。今夜同往一觀可乎。后應曰。

可。宮中自有高臺一座。以備觀星望氣之用。於是夜

宴過後。待至三更時分。帝與后同登臺上。於萬仁未起兵前

教帝與后觀星望氣其憂禍患不但生出異樣景色亦行文急脈緩受法萬里無雲。星月

皎潔。后指謂帝曰。此文昌星也。色甚暗。主大臣有災。

批史演義 卷十九

此中台星也。其光亂。主朝綱不靜。紫微星帝座也。光

尚明而位已失。奈何。帝少時亦曾習學天文。畧識星

象。細視之果然。又見東方一星。豪光燦燦。紫氣騰騰。

其上有雲成龍虎狀。后大驚曰。此天子氣也。不知誰

應之。看罷。長嘆一聲。帝亦知之。曰。我不久矣。相與歛

歔。泣下。明日帝召司天太史問之。言與后合。心益不

樂。今且按下不表。且說朱元龍過了潼關。行至涇州。

其時天光侯莫陳悅皆在涇州。與賀拔岳商議進退。

三人聚在一處便聞元龍至。邀接入城相見。天光謂

省却多少周折

之曰汝事天柱不終改事帝室來此何幹元龍因述
朝廷赦宥之恩招徠之意欲其免生疑懼臣附王家
天光聞之大怒曰汝忘天柱大德乃以利口誘我耶
欲拔劍斬之賀拔岳急起止之曰將軍勿性急元龍
乃君家故人有話細商天光會意遂復坐下岳曰天
子既加恩我等自當拱手歸順今夜就修表頌兄
轉達便了因留元龍私署在下天光退而問計岳曰
吾聞汾州萬仁已據晉陽必引兵向關侯朝廷北禦
萬仁吾等暗襲京師便可得志若殺元龍彼必嚴備
北史演義

卷十九

三

西路未可長驅入洛也吾陽爲臣服按兵不動以弛
朝廷之備天光陳悅皆稱善於是厚待元龍其實岳
之意不欲天光起兵假言止之也

表明賀拔岳心迹亦卽破胡阻注相

怡之再說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率輕騎三千進據

晉陽以爲根本聞北鄉公主及世隆軍至長子城飛
騎來見詢問天柱被害之由切齒怒曰彼旣酷害天
柱寧得復爲之臣不如另立新君以令天下然後舉
兵復讐但元氏子孫不知何人可立世隆曰并州行
事太原太守長廣王暉可奉以爲帝乃回并州共推

曁卽皇帝位

斯時立帝不過如唐家掛招牌只圖好看

改元建明立爾朱

氏爲后卽兆長女也大赦兆與世隆俱進爵爲王於

是建立義旗傳檄屬郡整率六師爲直取洛陽之計

又欲徵發晉州人馬慮歡不從乃以新王命封歡爲

平陽郡公賜帛千段召其同來舉兵歡不欲往遣長

史孫騰詣晉陽致書于兆曰歡承太原王厚恩待我

以國士與我以富貴雖粉身碎骨不足以報輒聞大

變痛心疾首欲與師問罪自斃力弱足下風馳雷掣

舉兵犯難雪不共之仇伸家門之怨欲以歡爲前驅

北史演義

卷十九

四

肝腦塗地亦何敢辭

假意推崇偏語語似出真心

特山寇未平今

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寇平之後定當親率三

軍隔河爲犄角之勢

詞令絕妙

萬仁見書不悅謂孫騰曰

遠語高晉州吾得吉夢夢與吾先人登高邱邱旁之

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蘭草先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

以此觀之往無不克

的是愚人口吻

今晉州不能自來當遣

一將來助庶見同盟之義騰還報歡曰兆狂愚如是

敢爲恃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如不遣將相從彼

必覺吾有異謂尉士真曰必得君去方免兆疑士真

領命卽日起行。來到晉陽。見兆曰：「晉州不暇隨征。特命僕居麾下。稍效奔走。」兆大悅。曰：「士真來。吾無憂矣。」於是萬仁自領精騎五千爲先鋒。北鄉公主同了世隆。權王中軍。度律彥伯爲後隊。催起人馬。卽日進發。行至丹谷。有郁督崔伯鳳領兵守把。兆攻之。關上矢石交下。不能前進。兆令軍士辱罵以激之。伯鳳怒。親自出戰。方排開陣勢。兆大喊一聲。單騎冲入。將伯鳳一鎗刺死。兵衆亂竄。遂乘勢殺進谷口。守兵盡逃。源子恭聞谷口已失。亦率衆退走。兆于是倍道兼行。一

北史演義

卷十九

五

日夜行七百里。直至黃河渡口。

兵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朝廷兵將可辨。

先是半月前。渡口有一居民。夢人謂之曰：「爾朱兵馬

將到。命汝爲灑波津令。縮黃河之水。以利其濟。夢覺

逢人言之。人皆以爲妄。不三日。其人遂死。兆至河口。

正因洪流阻住。無計可施。忽有一白衣人來至軍前。

高叫道：「大兵欲渡。須隨我去。」兆召而問之。其人曰：「灑

波津河流極淺。徒步可涉。我爲引路。以濟大軍。」兆竒

其言。便引衆隨至津邊。其人一躍入水。俄而雲霧四

塞。狂風大起。良久風息。水勢大退。令人試之。水不及

馬腹。劫數應爾即惡人天亦助之

兆大喜曰此天助我也策馬竟

渡。大衆盡濟。忽焉狂風又起。黃沙蔽地。大霧遮天。日

黑如夜。兵至洛陽。城中全不及覺。遂入城。兵圍大內。

搗鼓吶喊。天忽開朗。宿衛人始知敵至。倉猝之際。鎗

不及持。箭不得發。疾雷不見殺傷數人遂皆散走。時

帝在宣政殿。正憂丹谷失守。與羣臣商議拒敵之策。

欲自帥軍討之。華陽王鷲曰。黃河阻隔。兆安得渡。帝

不必輕出。忽聞外面喊聲如沸。遣侍者出視。無一回

報。帝知有變。自帶內侍數人。步出雲龍門觀望。見城

北史演義

卷十九

陽策馬從御街過。連呼數聲不應。回頭一看而去。城

可急欲退步。賊騎已至。執帝送至永寧寺。鎖于樓上。

帝失頭巾寒甚。就人求之人莫之與。可兆入宮縱兵

大掠。搜獲臨淮王彧。范陽王誨。青州刺史李延賓等

數人。皆斬之。進至后宮。后閉門拒之。兆出坐殿上用

天子金鼓。設刻漏于庭。命爾朱智虎入見。皇后假言

欲立太子爲帝。智虎進內。扣宮求見。述兆之言。后信

之。命乳保抱出太子。至顯陽殿見兆。時太子生二月

矣。兆怒目視之。即將太子撲殺。階下并乳保殺之。是

夜宿于宮中。汗辱嬪御妃主。盜賊所為。不過如是。次日下令百

官不許一名不到。如違立斬。於是文武皆集。俯首惟

命。可憐可憐。竟無一敢死効忠之士耶。兆素惡城陽王。知已逃去。着各

處嚴捉。城陽走至南山。茫無所投。想起洛陽令寇祖

仁。一門三刺史。皆已所引拔。定念舊恩。既欲人念爾。思爾何不念

帝必能庇我。于難遂往投之。尚有黃金百斤。馬五十

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私謂子弟曰。聞爾朱兆購

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假言

怖之云。風聲已露。官捕將至。王不如逃于他。所以待

北史演義 卷十九 七

事。平城陽懼。單騎而走。祖仁使人邀于路。殺之。送首

于兆。此一看而去之報。兆亦不加勸賞。一夜夢徽謂已曰。我

有黃金二百金。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

以所夢為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只道被人

首告。望風歛服。實供得金百斤。馬五十四匹。兆疑其故

意。匿半。依夢徵之。嚴刑拷問。祖仁懼死。將家中舊有

金三十斤。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

樹。以大石墜足。捶之至死。又抄扎其家貲。并其子弟

殺之。方罷。天道昭然。何嘗放過。未幾世隆及北鄉公主至。意兆

殺之。方罷。未幾世隆及北鄉公主至。意兆

必遠接。而兆自恃功高，竟不出迎。世隆不悅，入城安營于教場。地面乃與度律、彥伯、司馬子如、劉貴等一齊入朝。兆見世隆，全不加禮。責之曰：「叔父在朝，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俱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伏後爾朱互相疑，爾朱自取滅亡長本。朱后亦怨萬仁，行兇聞其母已到京中，乘輦出宮，私自來見。對了北鄉大哭，訴兆無禮，撲殺皇子，乞恩于母。欲保全帝命。北鄉曰：「今日萬仁必來見我，看他言意若何。俄而兆至，北鄉先稱其功，克光前人之業。」在權

北史演義

卷十九

八

他手雖北鄉亦不得不屈意奉承。兆大悅，知后在此請見。后出，兆再拜見。后憂愁滿面，因曰：「后何戚戚？帝殺天柱，我本欲殺帝，特看后面，祇殺其子。幽之永寧寺中。」北鄉曰：「太子已死，不必言矣。但汝妹年少，况你叔父所鍾愛者。」

今天子生死權在，婢兒切莫加害。使完夫媼之好兆，曰：「彼既負恩于前，我豈可留禍于後？」后方年少，及時另招佳婿，不失終身富貴於帝。復何戀焉？后變色曰：「忝為帝后，而再圖他適，此玷辱家門之事，寧死不為。」

后雖兇悍，此影語尚有人心。后又請于兆，欲見帝一面。兆命副將

二人同隨行宮女送后入永寧寺中帝見后失驚曰
此何時而卿來見我耶。淚隨言下。后抱帝大哭曰。妾
今日忍死以待陛下耳。帝曰。我不得生矣。卿才勇過
人。非尋常之女。異日或能一洗吾冤耳。后且拜且泣
曰。妾終不負陛下。生雖死別只在今朝言未久。兆已
使人催后。后不得已辭帝下樓。泣下沾襟。左右無不
灑淚。北鄉公主知后已回宮。欲要進宮看望。又恐萬
仁奪去軍馬。更何倚賴。只得住守營中。忽報仲遠天
光來見。忙即請入。你道二人何以至京。蓋前此天柱

北史演義

卷十九

九

死。仲遠反于徐州。敬宗命鄭先護為主將。負拔勝為

副將以討之。

帶補前事

先護疑勝黨。與爾朱屏之營外。故

屢戰不利。及洛陽已失。先護奔梁。勝遂降于仲遠。於

是仲遠入洛。天光從岳之計。按兵不出。後聞兆已入

京。故輕騎來見。同到營中。叅謁北鄉。北鄉見後。亦令

勸兆勿殺天子。二人曰。事勢如此。恐言之無益。二人

辭退。未幾。各還舊任。兆屢欲殺帝。一日得高歡書。為

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

歡所畏服者。唯榮榮。死兆不足與共事矣。故歡

反以尊天

兆不悅。謂司馬子如曰。賀六渾何反作此

子為重

言語子如曰六渾徵天柱之難欲大王行寬仁以結人心耳。因亦勸兆宜從六渾之言。兆曰汝勿言吾恩之。但未識兆果不害帝否。且聽下回分解。

爾朱兆兇暴更浮於榮。乃稱兵犯闕。黃河無阻。天意可知。爾朱后始黨父兄爲惡。殊可痛恨。惟不忘孝莊。誓不改適。亦見烈性冠仁祖。受恩不知報。又復利其所有。妄希重賞。要殺于路。真是反覆小人。夢見於兆。追金追馬。捶撲而死。因所應得。雖在極淆亂時。天道終不爽也。

北史演義

卷十九

十

北史演義卷十九終

言曰六渾徵天柱之難欲大王行寬仁以結人心耳。因亦勸兆宜從六渾之言。兆曰汝勿言吾恩之。但未識兆果不害帝否。且聽下回分解。

爾朱兆兇暴更浮於榮。乃稱兵犯闕。黃河無阻。天意可知。爾朱后始黨父兄爲惡。殊可痛恨。惟不忘孝莊。誓不改適。亦見烈性冠仁祖。受恩不知報。又復利其所有。妄希重賞。要殺于路。真是反覆小人。夢見於兆。追金追馬。捶撲而死。因所應得。雖在極淆亂時。天道終不爽也。

言曰六渾徵天柱之難欲大王行寬仁以結人心耳。因亦勸兆宜從六渾之言。兆曰汝勿言吾恩之。但未識兆果不害帝否。且聽下回分解。

